

放不下的重擔

6D 劉嘉敏

這個重擔，壓得我幾乎窒息，我卻不能卸下，不能卸下他。

坐在男廁外鄰旁的公園長椅上，我在等候著允行。側著頭，望見一個六、七歲的小男孩正騎在一位中年男人的肩膀上，他們逐漸向我走近，發現我一直緊盯著那男孩，中年男人瞧了我一眼。

「念慈，和姨姨打個招呼。」中年男人拍了拍小男孩嫩白的大腿說。

「姨姨好。」小男孩也不怕生，咧開紅彤彤的唇笑著喊了一聲。

我沒有回應，目送他們在我眼前離開。那中年男人身體也沒有想像中健壯，頂著男孩走了一箭之遠便微喘著，步伐也慢了下來。但和小男孩談笑的對話卻洋溢著喜悅。

「兒子，待會午飯想吃什麼？」中年男人語調輕快地問。

小男孩扯了扯男人已經稀零的頭髮，呢喃了幾句，但我已經聽不見。

縱然男孩微胖的身軀體重對那男人而言是個重擔，但這個重擔卻是快樂的。那我的重擔呢？

允行是我的兒子，一個患有嚴重智障的兒子，他鬧肚子痛去了廁所，我便坐在男廁外的公園等著他。

放眼望去，今天的天空萬里無雲，藍得有點嫵媚，不見半點白雲，但此刻我的心卻被壓得喘不過氣來。一陣寒風刮過，把我的花白頭髮吹亂了。沒有人會明白撫養一個嚴重智障的兒子是多麼的痛苦。

允行沒有基本的能力照顧自己，所以我必須放棄自己所有的私人時間，把這個沉如巨石的包袱和自己每分每秒緊扣在一起。

允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，所以我必須在街上受盡途人白眼地安撫他。當其他父母可以在子女成長後、享享清福，但我卻不能，我是永遠的不能，當我九十歲時，仍要為六十歲的允行奔波著。允行，一個永遠的重擔。

也許是因為我允行在街上大鬧情緒，啣聲大哭。也許是因為看見剛才那對父子令人羨慕得眼紅的畫面，倏地之間，疲憊與無助頃刻吞噬了我，我實在不想和一個重擔一輩子綁在一起，那真是很重很重，重得壓得我快要窒息了。

頹然靠著木椅，又一陣寒風刮過，把我的心吹亂了，我很想放下，放下這個重擔。我現在走開，離開這個公園，便能放下，放下這個已經壓著我十年的重擔，只是一段小路、一段小路，而且……

十指緊抓著手袋，雙腿前後置於地面，腳跟微微離地，上身向前傾著，而眼睛，一直盯著男廁的門口，一小段路而已，我就可以放下這個塞滿重石的包袱……

意志催促著我站起身，我背對著男廁，愣在原地掙扎著。霍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在身後響起。我心頭一緊，以為是允行出來。對吧，我始終不能擺脫這個重擔，即使再苦我也只能一個人咽下它。轉過身，卻發現眼前並非允行，而是剛才那個小男孩。

「姨姨你有沒有看見我的高達模型？」男孩口齒不清地問道。

話落，仍未回答男孩，卻見那中年男人顛著顛著跑了過來，駝著背頂著啤酒肚趕了過來。

「不好意思……這、這個小傢伙總是丟三落四的，真叫人放不下心。」男人不好意思地搔搔頭說。

我沒有回應，只是怔在原地。允行……允行也是教我多麼的放不下心。回想起這十年，由他剛降臨在世上安穩地靠在我胸口閉眼睡著，漸漸長大咬著手指頭髮怔的模樣，拉扯著我褲管小心

翼翼的情態。由我千盼萬盼地把他從護士手上接過、嬰兒時哭鬧著我那種既無奈又焦慮，知道他有嚴重智障的驚愕惶恐，到近幾年因為照顧他而所嚐的酸苦辣……縱然再苦，我又怎捨得割捨這個已經和我身體融為一體的包袱呢？縱然再無助，又怎及他失去唯一可以依靠依附的那種無助徬徨呢……儘管再重再苦，允行，也是我永遠放不下的重擔。

「媽媽，我好了。」允行傻傻的站在我身前呆望著我。

又一陣寒風刮過，卻把我的頭腦吹醒了。對啊，真是個放不下的重擔，放不下就放不下吧，誰叫我放不下心呢？

「兒子，待會午飯想吃什麼？」我拉起他的手笑問。

文中描寫母親的內心掙扎具體清晰。安排兩父子的出現，有映襯的作用，有助整個思路的推展。結句照應前文父親的那句話，有深化主題的作用。

王偉儀老師